雜記 巻八

特別
412
16
37

内閣文庫
16
37

欽定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十七

學記第十八

石梁王氏曰六經言學字莫先於說命此篇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不如大學篇教是教箇甚學是學箇甚

發虙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謏音小

發虙憲謂致其思憲以求善良親賢也此二者可以小致聲譽不能感動衆人

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就賢禮下賢德之士也如王就見孟子之就體如中庸體群臣之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遠疎遠之臣也此二者可以感動衆人未能化民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為至耳然則舍學何以哉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朱子曰] 動衆謂聳動衆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教不足以致大譽遠謂疏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聳動衆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唯教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建國君民謂建立邦國以君帥其民也教學為先以立教立學為先務也兌命商書典常也[永嘉戴氏曰] 王不琢而成砆琢之則砆砆猶為可用王蓋不及也大抵資質不與資質之美者均爾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美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

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強上声）（學音效）

學然後知不足謂師資於人方知己所學至也教然後知困謂無以應人之求則自知困乏也自反知反求而已自強則有勉勉倍進之意教學相長謂我之教人與資人皆相為長益也引說命學半者劉氏曰教人之功居吾身學問之半蓋始之脩己所以立其體是一半終之教人所以致其用又是一半此所以終始典于學成己成物合內外之道然後為學問之全功也〔嚴陵方氏曰〕肴有味唯食之然後可以辨其味唯道有理唯學之然後可以窮其理然而味有旨否理有善惡唯道之至者為善人唯肴之嘉者為旨理者為善味也此以食喻道者也以道之全則淡乎其無味若夫造道之全則厭乎其不足則厭為知困難明故所況如此若足則倦矣故教以不倦為仁知其不足然後能自及又豈肴之可比哉足則倦矣故教以不厭為知困以求其足知其困然後能自強若所謂自反而仁之類自強不息之類所謂自反而已教人之功得學之半故引說命之言以證之上學字宜讀曰斅說命亦作教即斅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乎○〔馬氏曰〕能自強而興之則優於教者豈非教學半乎進於學矣是以學長教也○〔山陰陸氏曰〕所謂教學教之中有學學之中有教焉是之謂相長也（術當為州）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比毗志反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樂五教反

中平声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百家為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比年每歲也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與小記中以上之中同每間一年而考校其藝之進否也離經離絶經書之句讀也辨志辨別其趨向之邪正也敬業則於所習無怠忽樂群則於朋徒無睽貳博習則不以程度為限制親師則於訓誨知嗜好論學講求學問之蘊奥也取友擇取益者而友之也能如此是學之小成也至於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

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朱子曰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是所得處他做此【延平周氏曰】養人之有序故自家至國皆立之學○【朱子】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其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而編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舉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臨川吳氏曰】按考校與周官大比不同考校者謂九年大成以前每間一歲教者察視其學業之進何如大比者謂九年太成之後每三年則知大夫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也物入學一年於歲終視其讀經斷句而分別其志之果向學與否敬業者謂於所讀之經而專心致志樂羣者如食而敬業知其味樂與同居之羣共講習之樂此於三年之歲已終察視之博與習謂所學經外又能汎及他經傳授師說服膺不失而親近其師唯恐或離也此於五年之歲終察視之論學謂義理已明能論說學之是非識人品高下而取其善者以為友此於七年之歲終察視其自始入小學之年而通數之為九年也然學之次年大學之年則十五入大學之年則九年也聞一知二理自推其類由此以通達於彼猶子之貢之聞一知二理自推其類由此以通達於彼猶子之貢之堅固不反謂其獨立守之功也強立謂守之堅固不反謂其已能者不退轉此大學致知之功也強立謂守之堅固不反謂其已能者不退轉此大學力行之效也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蛾魚起反）

前言成俗成其美俗也此言易俗變其汙俗也以

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其功效如此是所謂大學教人之道也蛾子蟲之微者亦時時述學衛生之事而成大垤以喻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也此古記之言故引以證其說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臨川吳氏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服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宵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諭其初志故曰宵其始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思各舉其職（臨川吳氏曰）學者將以居官任事也誦詩言為君使之事於政而能專對小雅三詩皆言為君使之事於其始也蓋教以官事於其始也肄習

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諭其初志故曰宵其始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思各舉其職（臨川吳氏曰）學者將以居官任事也誦詩言為君使之事於政而能專對小雅三詩皆言為君使之事於其始也蓋教以官事於其始也肄習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入學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警之以鼓聲使以遜順之心進

其業也書言惟學遜志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古雅反

夏榎也楚荆也榎形圓楚形方以二物為朴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覆源〕輔氏曰〔示敬道〕所以使之立為學之誠官其始也所以使之知教者之意學者之誠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之矣故孫其業而使之有受道之質然又慮其怠也則又收其威而使之有勉強之意夫然故可與進於道矣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石梁王氏曰此學字如午讀

禘五年之大祭也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此又非仲春仲秋視學之禮使觀而感於心不言以盡其理欲其自得之也故曰存其心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故但聽受師說而無所請亦長幼之等當如是不可踰躐也○劉氏曰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問凡七事皆大學為教之大倫大倫猶言大節耳官先事士先志竊意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謂已仕而為學則先其職

事之所急未仕而為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向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是已居官而為學也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是未仕而學則先尚志也然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七事上句皆教者之事下句皆學者之志

嚴陵方氏曰皮弁無經緯之文織紝之功祭菜無犧牲之味黍稷之實宵雅肄習必兼以三誘其志也習必以其始教以雅欲其正也止以小雅欲其有漸也以遜志為事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之謂也學以遜志者必朴之以收其威也故教者必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志故也且中年考校乃當視學之年五年視學則再考校乃當學者大成之年矣視學見文王世子解以言傳道則學者止得於耳聞以默識道則學者乃得於存其心則可而已意會時觀而弗語則欲其意會矣觀者不可過也不可及也當其可而已

故以時言之游其志所以使之自得注子曰美成在久則未卜禘不視學者久之謂也孟子曰思則得之則時觀而弗語者思之謂也夫入道有序進學有時所謂時也居幼而為長者之事則為躐等矣謂之倫先後不可亂者然教亦多術矣豈止如是亦其大略爾夫官所治者事士所尚者志方其學居官則以事為先方其學為士則以志為先故教之大倫為是而已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句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舊說大學之教也時句絶退息必有居句絶今讀時字連下句學字連上句謂四時之教各有正業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絃之類是也退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是也弦也詩也禮也此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此退息之居學也凡為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操縵操弄琴瑟之絃也初學者手與絃未相得故雖退息時亦必操弄之不廢乃能習熟而安於絃也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為繁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時游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之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興者意之興起而不能自已者藝即三者之學是也言退息時若不興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矣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遊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朱子曰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

得雜服則於禮思過半矣〔山陰陸氏曰〕正業言時紘春秋教以礼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若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息之所學也若春誦夏弦居學言退能安詩是也○〔嚴陵方氏曰〕操之而急紘之而緩者操縵之謂也弦之理亦若是而已依則依物之理以為言焉多識於禽獸草木之名則博依之謂也詩之理亦若是而已服雜雜而繁亦君子之所不憚焉以服亦無非礼也藝雜成而下亦君子之所以藝亦無非學也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名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承上文而言藏脩遊息無必不在於學是以安親樂信雖離師友亦不畔於道也時敏無時而不敏也厥修乃來言其進脩之益如水源源而來也〔金華應氏〕曰采攷自大學之教至此章則自比年入學至九年大成其所學大略可見蓋時教之正業即所習者經也至於親其師樂其友乃所謂樂群親師也至於知類通達則雖離師輔而強立不反矣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

音現說

音弗

者

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呻吟諷之聲也佔視也畢簡也訊問也言今之教人但吟諷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緼奥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故云言及于數也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盡其材之所長也夫多其訊而言及于數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矣惟其如此是以師之所施者常至於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拂戾也隱其學不以所學自表見也終業而又速去之以其用工間斷鹵莽滅裂而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朱子曰横渠作簡與人言其子日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以盡其誠與材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言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周氏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

旦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於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所答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者反此故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弗而其教之者卒不見其誠故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而去之必速

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豫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陵踰犯也節如節候之節禮有禮節樂有樂節人有長幼之節皆言分限所在不陵節而施謂不教幼者以長者之業也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觀而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孫以順言摩以相厲而進為言也○[方氏曰]若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幼子常視毋誑則可謂之豫矣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可謂之時矣○[石梁王氏曰]

註專以時為年二十之時非也[嚴陵方氏曰]夫既及未發而先禁乃為有備幼子常視毋誑亦可謂豫矣未可以教而教則欲速而不達可以教而不教則雖悔而不可追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則可謂之孫若孔子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則可謂之孫矣以此之善而相觀而善之不善而見此之善所謂相觀而善也有見於上則知善之可慕有見於下則知不善之可戒荀子所謂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可謂之摩矣夫既有以防其情又有以輔其仁則教之道盡矣故曰所由興也○[朱子曰]禁於未發而後禁則為無有備幼子常視毋誑亦可謂豫矣未可以教而教則欲速而不達可以教而不教則雖悔而不可追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則可謂之孫矣以此之善而相觀而善也有見於上則知善之可慕有見於下則知不善之可戒荀子所謂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可謂之摩矣夫既有以防其情又有以輔其仁則教之道盡矣故曰所由興也○[朱子曰]禁於未發而後禁則為無有備幼子常視毋誑亦可謂豫矣未可以教而教則欲速而不達可以教而不教則雖悔而不可追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則可謂之孫矣以此之善而相觀而善也有見於上則知善之可慕有見於下則知不善之可戒荀子所謂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可謂之摩矣夫既有以防其情又有以輔其仁則教之道盡矣故曰所由興也○[呂氏曰]陵猶越也節如竹節而各得其助也○[龜川吳氏曰]陵猶越也節如竹節而各得其助也○[嚴陵方氏曰]夫既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已有益如以年為斷相觀而善但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當以年為斷相觀而善但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必皆謂十五時

者三屬於師一屬於友格胡各反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音怪音佛音升音力音孫音怪

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扞拒扞也格讀如凍溺之溺謂如地之凍堅強難入也不勝不能承當其數也一讀為去聲謂教不能勝其為非之心亦通雜施謂躐等陵節也燕私之朋必不肯言善或相與以慢其師燕遊邪僻必惑外誘得不廢其業乎此燕朋燕辟之害皆由於發然後禁以下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相反也○

鄭氏曰燕猶褻也褻其朋友褻師之譬喻○永嘉戴氏曰發然後禁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爾時過然後學非不學也特學之不得其統猶不施也獨學則固固當施之矣施之不得其統猶不學也燕遊私昵之謂也燕朋謂昵於朋比如孺子其朋之朋燕辟謂昵於敖辟如師昵於敖也辟之辟昵於朋比則人自為學不顧其師敖辟則自以為是不力於學教之不行由此其故也○嚴陵方氏曰教之興止於四發至於六者以見所由興者常多所由廢者常少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

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蓋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興其志氣之所尚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如此則不扞格而和不勤苦而易不雜施以亂其心有相觀以輔其志而思則得之矣

[慶源輔氏曰] 知所由興則行之知所由廢則止之然後可以為人師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也先儒謂至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則教者亦豈可不知此理哉開謂開其端緒開其端緒則自不能已於致思故可以致於自得之地於教喻而如此謂之善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方氏曰] 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

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賢者之所以過或失則止不肖者之所以不及多聞見而適乎邪道多之失也寡聞見而無約無卓寡之失也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易之失也冉求之今吹畫止之失也約我以禮所以救其失之多博我以文所以救其失之寡兼人則退之所以救其失之易退則進之所以救其失之止也〔長樂陳氏曰失之多者孔子謂之狂而失之寡者孔子謂之簡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求失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強此長善救失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多才有餘者寡才不足者易之後快者止鈍滯者四者心之莫同病各自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始隨證用藥

善歌者使人繼之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約而達辭簡而意明也微而臧言不峻而善則明也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謂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也〔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窮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其達微其臧罕譬而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永嘉戴氏曰善歌藝也猶使人繼其聲善教者可不使人繼其志乎然繼志之學不在言語之間曰約曰微曰罕譬其為辭其簡曰達曰臧曰喻其見理甚明教者之理明若此可謂能繼志矣〔臨川吳氏曰善於歌者倡起其聲

而不終曲使人和而歎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歌者之聲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言盡故教者之言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通之雖至約而不繁而能使人曉之達之為通使人善之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如樊遲未達之達藏之為善如王曰善哉言乎之善喻之為曉如夷子憮然曰命之矣是也三者皆不盡言而使學者自思繹而得之者約微罕譬教學者之能自得也如此可謂能使人繼其志者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喻謂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周官太宰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長者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也言為君之道皆自務學克之三王四代之所以治以能作之君作之師爾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張子曰知學者至於學之難易及知其資質之美惡故能教人○長樂陳氏曰學有精粗故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則其喻有淺深知其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采子曰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擇師不可不慎○延平周氏曰知其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

志於學之難易而知其資質之美惡然後能不以一類喻之不以一類喻之然後能為師蓋師者有為長之道長者有為君之道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石梁王氏曰詔於天子無北面註引武王踐祚出大戴

[嚴陵方氏曰嚴即尊也嚴師即尊師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之所以為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敬學師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師則弗為難蓋言盡嚴師之道師為難爾能盡嚴師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則弗為臣○[夔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師為學之道則非臣以道言之故為尸則非以神言之故為尸則非始嚴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因師其尊而尊之則係乎人之嚴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咎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說如字

以解（下介反）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擊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音春）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庸功也感師之有功於己也相說以解（舊讀說為悅今從朱子說讀如字）○［疏曰］從讀為春者春謂擊也以為聲之形容言鐘之為體必待其擊每一春而為一容然後盡其聲善答者亦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盡說義理也愚謂從容言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鐘聲之大小長短得以自盡故以為善答之喻○［朱子曰］說字人以為悅恐只是說字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解物為解印解釋為解恐是相證而曉解也（［延平周氏曰］善問者知先後之序善待問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馬氏曰］切問而近思所謂善問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所謂相說以解者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堅固之

可也

記問謂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也以此為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聽語聽學者所問之語也不能問則告之不知而舍之以其終不可入德也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亦此意季氏曰君子之教人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之一也○饗源輔氏曰記問之學據已所有以告人聽語者因人之所疑以啓發之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疏曰善冶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陶鎔金鐵使之柔合以補冶破器故此子弟能學為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箕柳箕也善為弓之家使幹角撓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觀其父兄世業學取柳條和軟撓之成箕也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矣言學者亦須先教小事

操縵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易成也○應氏曰冶鑛難精而裘軟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而至於難自粗而至於精習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可泛求是之謂有志矣

[慶源輔氏曰] 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至於馬之子則不能然也雖然苟有以調習之則亦無不能也此見人獸之異君子而能察夫弓冶之賤必學為箕裘之業馬亦皆安於牽駕之事則可以有志於學矣蓋學乃君子當為之事也可以勉之之辭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皷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比物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也當猶性也皷聲不宮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然而五聲不得皷則無諧和之節水無色不在五色之列而繢畫者不得水則不章明五官身口耳目心之所職即洪範之五事也學於吾身五者之官本無所當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而弟子若無師之教誨則五服之屬不相和親○陳氏曰類者物之所同醜之為言衆也理有所不顯

則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則醜類以盡之然後因理以明道而善乎學矣總而論之皷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以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五官五服雖不同而同於有之以為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無之以為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

金華應氏曰聲以皷而震色以水而發身以學而治族以師而親皆若緩而甚急若不相關而不可廢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

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大德大道大信皆指聖人而言大時天時也不官不拘一職之任也不器無施而不可也不約不在期約之末也元化周流一氣屈伸不可以截然分限求之故方榮之時而有枯者焉寂之時而有蘇者焉惟其不齊是以不可窮凡此四者皆以本原盛大而體無不具故變通不拘而用無不周也君子察於此可以有志於學而洪其本矣

臨川吳氏曰小德亦有可取如官之各有所職德之大者無所不宜非如一官之但專一職而已故曰不官小道亦有可觀如器之但適一用而已故曰不器人之有信許諾盟誓事事必須要約此信之小者爾聖賢心德相孚

相契是謂大信何以要約為哉天之有時春夏秋冬歲歲齊同此時之小者爾古今氣運或治或亂是謂大時豈可齊同測哉然則不官者官之本不器者器之本不約者約之本不齊者齊之本君子察此則可以有志於本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河為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承上文志於本而言水之為物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君子之於學不成章不達故先務本〔朱子曰〕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疏有二說此說是也○〔永嘉戴氏曰〕河流入海三王祭川先小後大重本也學記之論由末以造本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其為教則一也○〔臨川吳氏〕河海皆川也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夏商周三王之世其祭川也皆先祭河而後祭海蓋以其或為源或為委故也河在海之上流為川之源故先之海受河之下流為川之委故後之源即本也此又言本之當先以申上文大德大時之意

禮記大全卷之十七終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十八

樂記第十九

臨川吳氏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內之十一合為一篇者蓋亦刪取要畧非全文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

旄謂之樂（比毗至反而樂如字）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靈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為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焉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延平黃氏曰樂之實本於性根於心故凡音之起由於人心其猶祝敔有物也外物為之感發而已人之聲者心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有所歸在故其始作翕如也純如也繹如也以成方則不可比矣○覈陵方氏曰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成方則有金石絲竹而無舞焉不得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噍音焦殺音洛嘽音單反）

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方氏曰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戚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紓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愚謂粗以厲者高急而近於猛鷙也六者心感物而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也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劉氏曰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故以禮而道其志之所行使心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率而防其

姦禮樂刑政四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歸於慎其所以感之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長樂陳氏曰〕聖人之於易制禮於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於豐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夫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先王必慎所以感之故禮者不過舉而錯之而已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自外作而道志於內樂田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禮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真所以為感之之術也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淫佚作亂之事慎詐偽之心一於治道使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慎所以感之之道出而以也此因人為之政節而以禮樂刑政備之治道蓋相為故也終始先王以禮樂為之政節而以禮樂刑政備之治道蓋相為故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感而人心哀樂之感由於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諧故形於聲音者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形於聲音者怨以怒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於聲音者哀以思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詩疏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特雖

哀

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即是為音此詩被諸絃管乃名為樂長樂陳氏曰心以感物為動為情情以因動而形為聲聲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乎乎亡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邪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怗音湯懘音昌制反

劉氏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為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筭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

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蠶
氷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
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黃鍾
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二律皆可為宮宮必
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
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
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
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
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
和諧而無怗懘也怗懘者敝敗也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
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
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
國之滅亡無日矣

此言審樂以知政若宮亂則樂聲荒散是知由其
君之驕恣使然也餘四者例推○陳氏曰五聲含
君臣民事物之象必得其理方調得律呂否則有
臣陵君民過臣而謂之奪倫矣此却不比漢儒附
會效法之言其有此事毫髮不可差設或樂聲奪

倫即其國君臣民物必有不盡分之事如州鳩師曠皆能以此知彼正是樂與政通〔延平黃氏曰其君不驕則其宮不亂其宮不亂則其音不荒其財其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者不和則無怗懘之音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此慢字承上文謂之慢而言比近也桑間濮上衛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間也史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政散故民罔其上民流故行其淫蕩之私也○〔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朱子曰〕鄭聲之淫甚於衛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蓋樂重而言也〔延平黃氏曰〕誣上則則天下之和心喪此亡國之音所以作也私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

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倫理事物之倫類各有其理也○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應氏曰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於禮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金華邵氏曰惟君子知樂故審焦殺之音則知其為志微焦殺之音審單緩之音則知其為寬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如此之類所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寬拾內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與焉審流辟邪散狄成條蕩之音則知淫樂與焉若此之類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政之和審樂之平則知其政之平若此之類所謂審音知政也吾能自知音以至於知政倫理貫通則於為治音樂不敢自欺一苟一有缺則聲音與樂必形見於此矣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苟能

知樂則於禮為幾蓋禮者理也樂通倫理故於禮為幾論至於此則禮樂豈二理哉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樂之隆盛不是為極聲音之美食饗禘祫之重禮不是為極滋味之美蓋樂主於移風易俗而祭主於報本反始也皷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為絃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為尚俎以生魚為薦大羹無滋

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由此觀之是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教民平好惡謂不欲其好惡之偏私也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好惡得其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

[朱子曰] 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今觴者以為三歎息非也

[金華邵氏曰] 禮樂皆得而謂之德者豈自得乎樂者故非極音食饗之禮雖邁巨薑簋侈奢干戚羽籥莫不具陳而非外來哉得之於我而非強探力索始可謂德耳是以樂之隆金鐘鼓管磬非致味至文王饗餘莫不畢備而非得乎禮者故非致味至文王清廟之瑟聲決而匏倡者一而和者三其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貴焉者以文王之琴有游於樂故音象不足而得則有餘也大饗之禮玄酒腥魚大羹之禮美其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重焉者以大饗之禮有得於禮故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然則禮樂之理豈假於外亦貴其自得於吾身而已[戰陂]方氏曰飲食以行禮非極口腹之欲歌舞以作樂非極耳目之欲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即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无乖好得其平則好惡也人之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同是好反人道之正焉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朱子曰] 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

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劉氏曰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為情也人心虛靈知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焉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妍惡醜則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內而知誘於外則是道心昧而不能為主宰人心危而物交物則引之矣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而天理滅矣況以無節之好惡而接乎無窮之物感則心為物役而遠禽獸不遠矣遠禽獸不遠則瓜剛者決力強者奪此所以為大亂之道也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

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其好惡無節者情也形焉者知之者心之感也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之所以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性之流而性之所以失其本也人之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外物而動性之欲也知誘於外物而不能反躬以求之則自知也苟能於又從此而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人欲之機間天理可滅息尚何能如是而唯其有哉此一節正天人欲之盛而

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為鍾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為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為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所以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所以使之言而無所乖戾為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為之刑以防其姦慝而使禮樂之道無敢廢禮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逆之者則王者之治道備也

【嚴陵方氏曰】礼以道其志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防其姦然後能防礼樂之失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也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

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之義樂之文所以相資為用者也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於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於流此又以仁義為禮樂之輔者也等貴賤和上下別賢不肖均政此四者皆所以行民之治故曰民治行矣

○應氏曰上言王道備言其為治之具也此言民治行言其為治之效

慶源輔氏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其貌則樂勝而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則不可○山陰陸氏曰所謂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低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以禁之又有以舉之是之謂均所謂民治仁義之外也非所與論於仁義之外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憂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如此則文理為順○劉氏曰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太樂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而不勞太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達者徹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內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之

用行而後樂之效達故於樂但言天子無所怒者而於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之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延平周氏曰】樂由中出文在於外禮自外作本在於中所謂由中出者言其自然也故靜以其自然也以其使然也故文樂由天作故易此大樂所以有遺音也所謂自外作者言其使然故禮以地制故簡此大禮所以有遺味也【氏曰】至則無以復加之謂也天下之心無怨爭則天下有所不足治者矣暴民不作則諸侯賓服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兵革不試五刑不諸侯賓服則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故其序如此皆和而不流故曰如此則樂達矣父子固有親矣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以敬幼曰如此則禮行矣

【嚴陵方】合之所致故曰有序矣禮則合得其序四海之內豈有相慢易者哉故曰致敬四海之內皆相敬此皆節之所致故曰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百物不失言各遂其性也○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

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大樂太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惟其如此是以王者作興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蔡氏曰禮樂本非判然二物也人徒見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即以為禮屬陰樂屬陽判然為二殊不知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也

禮樂亦止是一理禮之和即是樂樂之節即是禮亦非二物也善觀者既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為一則達禮樂之體用矣又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為二

慶源輔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和而不失其節故曰和故自物不失百物不失則其節著矣與天地同節則節而不失其和故曰節故祀天祭地祀天祭上者先王制禮作樂與也下地則其和至矣禮樂形而下者鬼神形而上者能知也下無異形幽明無礼樂二理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之也言明後言幽主礼樂言先王之禮作樂與也地同和節則理充塞乎天地幽明之間矣故四海之內因禮以是合其敬因樂以同其愛又曰禮同天地之殊事然所以合天下之禮樂異文而同敬樂雖異於事而愛由是觀之則禮樂雖見於事與文而情則一也唯其情之一故者雖同天下不同而為敬之心明王或不沿而合敬之心至王者不相因而合之心至尚不能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固未嘗執一以廢百公亦未嘗循末以忘本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音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楊龔說見曲禮情謂理趣之深奥者知之悉故能作文謂節奏之宣著者識之詳故能述若黄帝堯舜之造律呂垂衣裳禹湯文武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周公經制盡取先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季札觀樂而各有所論此明者之述也夫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金華

[應氏曰]創新開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脩明其遺闕也○[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情存乎中禮樂之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故有止底意○[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為流通

故始也法陰陽以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賛陰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静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聲音氣之為也禮以地制者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静而屬陰儀則質之為也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復壞矣故亂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賛化育也

[延平周氏曰]樂之本出於天地之和物之化禮之本出於天地之序及行於天地之間則其和也能致百用於天地之間則其序也能致群物之別樂雖出於天地之和然樂則陽也故其作以天為主禮雖出於天地之序然禮則陰也故其制以地為主過制則非禮非禮則亂過作則非樂非樂則暴天地之所以節與和者以禮樂也禮樂之所以節與和者以天地也是故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論倫無愆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方氏曰]金石聲音特樂而已亦統以禮為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為行

禮者也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音曰此所與民同也○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久者則以欣喜歡愛為作樂之主焉中者行之無過不及正者立之不偏不倚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浮其序而無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久者則以莊敬恭順為行禮之制焉此聖賢君子之所獨知也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乎鬼神者則衆人之所共知也【延平周氏曰】論倫而無患者言其和和則樂之情也中正而無邪者言其中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司故曰樂之官也莊敬恭順者禮之所裁故曰禮之制也○【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而其大槩皆不出於一人之身若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於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沿辨音徧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熟音烹享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

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干戚之舞武舞也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故云非備樂也熟烹牲體而薦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為得禮意故云非達禮也若奏樂而欲極其聲音之娛樂則樂極悲來故云樂極則憂行禮粗略而不能詳審則節文之儀必有偏失而不舉者故云禮粗則偏矣惟大聖人則道全德備雖敦厚於樂而無樂極悲來之憂其禮儀備具而無偏粗之失也

[方氏曰]樂以衆其功禮以飾其治故其功大者其樂備以礼飾其治辨者其禮具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物各賦物而正可以強同此造化二氣以自然之

禮制也絪縕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合同者春夏之仁故曰仁近於樂散殊者秋冬之義故曰義近於禮敦和厚其氣之同者別宜辨其物之異者率神所以循其氣之伸屈見所以斂其氣之屈伸陽而從天屈陰而從地也由是言之則聖人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既明且備可得而知矣官猶生也言天之生物地之成物各得其職也○劉氏曰此申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興焉春

作夏長天地生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故近於樂秋斂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異序故近於禮此言效法之所本也敦和者厚其氣之同別宜者辨其質之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率神以從天者達其氣之伸而行於天居鬼而從地者斂其氣之屈而具於地益樂可以敦厚天地之和而發達乎陽之所生禮可以辨別天地之宜而安定乎陰之所成故聖人作樂以應助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合地之成物禮樂之制作既明且備則足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其職矣此言成功之所合也[朱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

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舊見伯恭愛教人行只是說浮粗又意不留亮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是說人做這箇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
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此與易繫辭略同記者引之言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於天地尊卑之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於山澤卑高之勢也小者不可為大大者不可為小故小大之殊取於陰陽動靜之常也此小大為論語小大由之之義謂小事大事也方猶道也聚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即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群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在天成

象如衣與旗常之章著為日月星辰之象也在地成形如宮室器具各有高卑大小之制是取法於地也由此言之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

應氏曰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嚴氏曰此又申言禮者天地之序也天地萬物各有動靜之常大者有大動靜小者有小動靜則小大之事法之而久近之期殊矣方以類聚言中國蠻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而聚物以群分言飛潛動植之物各以群而分則以其各正性命之不尚也故聖人亦因而異其禮矣在天成象則日月星辰之曆數各有其序在地成形則山川人物之等倫各有其儀由此言之則禮者豈非天地之別乎

[衆陵方氏曰]以形言則曰卑高下以道言則曰尊卑卑以位言則曰卑高獨位反言之者以位必積卑至高故也陽常動而長陰常靜而消則小而有別於大長則大而有別於小凡此皆天地所以辨而別也而禮行乎其間故曰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地氣上齊（上上声齊音臍）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煖音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劉氏曰]此申訓樂者天地之和也齊讀為躋天地相蕩亦言其氣之播蕩也百化興焉所謂天地絪縕而萬物化醇也以上言效法之所本[張子曰]聖人作樂法天地和同足樂者天地之和也亦是敦和率神而從天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長樂陳氏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別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朱子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太始太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應氏]

[曰]及至也言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二者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屆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太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為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為地著不動者藏諸用也著不息者顯諸仁也天地之間不過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或曰不息不動分著於天地而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天地之間也動靜不可相離則禮樂不容或分故聖人言禮樂必合而言之未嘗析而言之也以上言成功之跡○[劉氏曰]自一陽生於子至六陽極於巳而為乾此乾知太始也自一陰生於午至六陰極於亥而為坤此坤作成物也又乾坤交於否泰丁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皆有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月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丑臨皆有坤以統陽是坤主秋冬也[山陰陸氏曰]此言禮樂在人有知此者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孰能與於此○[金華邵氏曰]太始氣也成物形也太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故著而為天著而一定不易則為天地著而運行不息則為地地之間而機緘之妙也則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之於礼樂故曰禮樂云云又以見天地造化亦不無得於禮樂也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

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行音杭綴竹拙

應氏曰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怠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石梁

王氏曰夔制樂豈專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疏曰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德章明於天下也咸皆也池施也黃帝樂名咸池言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是為備具矣韶繼也者言舜之道德繼紹堯也夏大也禹樂名夏者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也盡矣言於人事盡極矣○石林葉氏曰咸池言備者德之全也殷周言盡者聲之極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寒暑者一歲之分劑風雨者一日之氣候教重而事輕故以寒暑喻教而以風雨喻事也然則先王之制禮樂事皆有教是法天地之道以為治於天下也施於政治而無不善則民之行象君之德矣

慶源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教時事節固禮樂之事也天地之道寒暑時而風雨節矣故先王因而作樂以象法其治善謂作樂之善也行象德則如大章韶夏是矣若不顧其德而求備於鐘鼓管磬之間則不可謂之善矣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音洛分去聲

者聖人之所以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一獻之禮士之饗禮惟一獻也綴止也大事死喪之事也大福吉慶之事也以大福對大事而言則大事為禍矣哀樂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哀過樂矣此章言禮處多而末亦云樂者明禮樂非二用也應氏本漢志俗作增易字音以豉反○疏曰按今鄉飲酒之禮是一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喻多也

『嚴陵方氏曰』聖人所以樂其樂者以樂可以善民心故耳所以能善民心以其感人深而移風易俗乎息矣故先王著之以為教則其道或幾故作之也下言先王以見教之所由來尚矣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遷此之彼為移更有為無曰易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音焦殺色戈切去聲

劉氏曰此申三篇首音之生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一條之義民心無常而喜怒哀樂之情應其感起於物者而動然後其心術形於聲音矣故采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也志疑當作急急促微細噍枯殺減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故作樂而有急微噍殺之音則其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矣

嘽（昌展反）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嘽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而略節奏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故此等音作則其民心之安樂可知矣

粗（扶粉反）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粗厲粗疏嚴厲也猛威盛貌奮振迅貌起初末終也猛起奮末者猛盛於初起而奮振於終末也廣大賁憤也廣憤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廉有稜隅也勁堅強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

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肅敬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肉好（呼報反 好上去声）考工記註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也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瑩通滑耳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此等音作則知其民之慈愛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音僻）（他歷反）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洪之意也滌洗也濫侵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水洗物而浸漬浸濫無分際也此是其喜心感者而其聲然也故聞此音之作則其民之淫亂可知矣（延平周氏曰心術形然後音作故審其音則其心術可知也○馬氏曰論樂之所始則起於心之所感而後發於聲音論樂之所成則反以感人心者也是故自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至於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言其音起於心之所感也至於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故言民思憂以至於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故言其樂之所以感人心也先王之為樂不慎其所以感之之始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

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省悉井反）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音現）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此承上文聲音之應感而言本之情性即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也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也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知信之德也言聖人之作樂本於人心七情所感之音而稽考於五聲十二律之度數而制之以清濁高下尊卑隆殺之節而各得其宜然後用之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使其陽之動而不至於散陰之靜而不至於密道人心五常之行而使剛者之氣不至於怒柔者之氣不至於懾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交暢於中而發形於外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此言聖人始因人情而

作樂有度數禮義之詳而以之和天地之氣平天下之情及天氣人情感而大和焉則樂無怙慝之音矣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成俗也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時若十二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其節奏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其音曲之辭使五聲之相和相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約其固有之善而使之成德也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合之也宮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於黃鐘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比之使各得其序以

此法象而寓其事之所行如宮為君宮亂則荒之類故曰以象事行也人倫之理其得失皆可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深與矣此古有是言記者引以為證（延平周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性之在物者有理故稽之度數惡夫過而淫也又制之禮義如此故能幽合生氣之和明道五常之行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則和而無乖故陽舒而不散陰慘而不密剛不至於不及四者條暢交於中而發於外是以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

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土敝地力竭也故草木不長水煩謂澤梁之入無時水煩擾而魚鱉不得自如故不大也物類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耗故生物不浮成遂也此三句皆以喻世道衰亂上下無常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也樂淫故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若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禮慝故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若平禮則莊敬而有節知友而報本也廣猶大也狹猶小也言淫樂慝禮大則使人容為姦宄小則使人思為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滅敗人心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不用也感或作蹙蹙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平和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者異矣〔長樂陳氏曰〕慝不足以善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聲哀矣外貌為之不莊其聲樂矣中心為之不安或慢易以簡節反以犯其節或流湎以逐末反以忘其本廣則嘽緩而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感傷條暢之順氣殄滅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氣之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蓋同異相濟為和高下一致為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嚴陵方氏曰〕此廣言淫樂之事關雎之樂非不哀也然所哀者窈窕之難求是乃所以為安今哀而不莊非不樂也然所樂者淑女之為配是乃所以為安今哀而不莊故慢易以犯節樂而不安故流湎以忘本慢則無所戒故犯節樂而不安故流則不知止湎則有所溺故忘本廣固足以有容容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矣狹固足以有忍

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平則條而有理和則暢而能通○〔山陰陸氏曰〕廣失之無法狹失之不通感動之微也詩云無感我帨兮或言感或言㑊也

凡女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曰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去聲

疏曰倡和有應者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應之是和也曰謂乖違邪謂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惡之類印相感動也○〔應氏曰〕聲感於微而氣之所應者甚速氣應於微而象之所成者甚著成象則有形而可見乃謂之象也各歸其分者所謂樂之道歸焉耳〔嚴陵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由其所感者異故其所應者亦異所應者亦異故其所興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能為哉自聲之感氣氣因其自然之象而焉之於其間也至紂為靡靡耳○〔馬氏曰〕象者見乃謂之象故曰聲之樂之象也然聲亦可謂之象乃謂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其分而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倡和有應故曰邪曲直各歸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
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
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
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
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
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此一節乃

學者脩身之要法【新安陳氏曰】情者性之欲也反
情所以復其性類者善惡之分
也比類所以別其性類者善惡之分
類於外故足以成其行○【西山真氏曰】君子之所
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內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
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
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
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
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顏
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
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
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

地終始象四時周還（音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大章之章咸池之倫韶之繼皆聖人極至之德發於樂者其輝光猶若可見也書言光被四表光天之下皆所謂至德之光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和氣也小大終始即前章大小之稱終始之序也迭相為經即前篇還相為宮之說也○疏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氣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者

樂之節故象風雨○【應氏曰】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自一度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為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馬氏曰】聲成文而不亂者聲之音五色成文謂之和也君子之於樂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律之中數五而因之以為五聲地之中數六而因之以為六律至於樂之始則小大精粗皆有數故天之以為五也其長尺此十之數也十秀九陰勝陽也此樂之所止也凡此皆百度得數有常而不變也言百者亦舉其成數爾大小相成此釋其清明象天廣大象地也終始相生此釋其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此釋其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也○【厲】【輔氏曰】上既極言樂之理故此下以樂之功效以結之倫理也清明也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曖昧紛亂也自一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樂之功效至此極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君子之樂道猶小人之樂欲君子以道制欲故坦

蕩蕩小人狥欲忘道故長戚戚【廬陵胡氏曰】以道制所欲易所謂窒欲以欲忘道曲禮所謂從欲○【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

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承上文而言所以君子復情和志以脩其身廣樂成教以治乎民及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則可以觀君子之德矣【慶源輔氏曰】反情以和其志養其內之樂也廣樂以成其教推其在外之樂也自內而達諸外則樂行矣樂行而民知鄉方則君子之德著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石梁王氏曰】註以志聲容三者為本非也德有心為本性又德之本然後詩歌舞三者出焉○【劉氏曰】性之端和順積中者也德之華英華發外者也

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志則端之初發者聲容則華之既見者志動而形於詩詩成而永歌其聲永歌之不足則不知手舞足蹈而動其容焉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被之八音之器以及干戚羽旄也情之感於中者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於內則化之及於物者神妙不測也故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由是觀之則樂之為樂可以矯偽為之乎【慶源輔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即下文英華也德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又樂之形而下者此總言樂之始終又言樂之本於心詩言心之志歌詠心之聲舞動心之容○【網陵方氏曰】樂有情則有文有氣則有化其情深然後其文明其氣盛然後其化神蓋中外之理然也情深氣盛則樂之和順積於中文明化神則樂之英華發於外所積和順則知所發者無乖無逆所發者英華則知所積者有本有根矣是皆有諸中然後形諸外故言不可以偽為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鼙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

欲是故情見(音現)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
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
焉

動其本心之動也心動而有聲聲出而有文采節
奏則樂飾矣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衆聽故
曰先鼓以警戒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
之方法故曰三步以見方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
也往進也亂終也如云關雎之亂歸舞畢而退就
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

飾歸者復擊鼓以謹其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
進退之事拔如拔來赴往之拔言舞之容雖若奮
迅疾速而不過於疾也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而
不隱於人也是故君子以之為己則和而平故獨
樂其志不厭其道言學而不厭也以之為人則愛
而公故備舉其道公私其欲謂人不倦也情見
於樂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於樂之終而知其
德之尊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
之而知過蕩滌其邪穢也故曰以下亦引古語結
之此章諸家皆以為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
且以再始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誤久矣

愚謂此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耳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為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於戰伐哉馬氏曰先鼓以警戒象武王伐紂有斬也再始以著往象武王三步以見方象武王伐紂而誓衆也三步以紂之不悛而再往也復亂餘歸象武王既勝而歸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此武王所以能伐商以救民於水火之中也情見而義立象武王伐紂之情見而天下之公義立樂終而德尊言及樂之終而武王之德愈尊武王伐紂所以著其善去其不善改君子因之以戒而聽過古之言禮者有曰民之言小人因之以勸而好善禮為大言政者有曰人道政為大於此則曰所由生民之道樂為大比皆以其所隆而言之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文蔚問如何是章德朱子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於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馬氏曰樂由陽來陽散其反而以生其貞為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朴為事故禮主於報舜生於紹堯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韶武王生於武功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應氏曰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答之文反復而還於內故曰報韶濩夏武皆章德而導和祭享朝聘皆報情而反始所

謂反者有收斂之節也朱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由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做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去声

天子賜車則上公及同姓侯伯金輅異姓則象輅四衛則革路蕃國則大輅受於天子則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亦上公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也寶龜則以青黑為之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群此明報禮之事○石梁王氏曰此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金華邵氏曰樂為施禮為報諸侯得乘大輅建龍旂用青黑緣龜又從以牛羊之群若幾於極其所施而無節矣記者一言以該之曰此所以贈諸侯以見非諸侯之所可用猶王制若有加則賜也之意則禮之為報蓋昭昭矣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劉氏曰]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然既發於聲音而為樂則其哀樂一定而不可變矣事理隨時有異固多易也然既著之節文而為禮則其威儀一定而不可易矣惟其不可變故使人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和順道德而純然因間所謂統同也惟其不可易故使人親疎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截然不亂所謂辨異也此禮樂之說所以管攝乎人情也[慶源輔氏曰]情之極然後形之聲音播之金石而為樂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尊卑上下之理截然不可亂聖人則因而制為之禮故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者天地之和故統同禮者天地之序故辨異禮樂之說不外乎統同外乎辨異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

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禮順父子君臣之節

[朱子曰]偩依象也○[劉氏曰]人情理同而氣異同則本上異則變多樂以統同故可使人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人情理微而欲危微則誠隱危則偽生禮以辨異故可使人去其欲之偽而著其理之誠也窮本知變者感通之自然故曰情著誠去偽者脩為之當然故曰經○愚謂禮樂之作道

與器未始相離故曰凝是精粗之體也長樂東氏曰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出之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為禮樂其幽為神明其位為上下其物為精粗內之為父子外之為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和以作樂偵天地之情於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陰陽交通而物體之精粗有所疑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音欣合陰陽相得煦呴句反嫗於句反覆芳逼反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句萌達羽翼奮角觡音格生蟄蟲昭蘇羽者

嫗伏毛者孕鬻伏扶又反胎生者不殰音瀆而卵生者不殈音殼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大人舉禮樂言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也天地將為昭焉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訢與欣同訢合和氣之交感即陰陽相得之妙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天煦覆而地嫗育是煦嫗覆育萬物也屈生曰勾謂勾曲而生者也角之無觡者曰觡觡角外皮之滑澤者蟄藏之蟲初出如暗而得明如死而更生故曰昭蘇也嫗伏

體伏而生子也孕鬻妊孕而育子也殰未殺生而胎敗也殈裂也凡物皆得自生自育而無所害者是皆歸於聖人禮樂參贊之道耳馬氏曰禮樂偵人舉禮樂則天地之情可知自天地之情故人不殰不殈此皆天地將為昭焉之事也天地訢合以至於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此言其氣之和也自草木茂以至卵生不殈此言其氣之和而物不失其性也夫天地生物之功至於如此之妙者皆起於焉耳蓋樂所以和人心心和樂也故曰樂之道歸焉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無不應言樂則禮可知矣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禮樂之事有道有器前經皆言禮樂之道此以器言謂道之精者非習藝習事者所能知也干揚皆舞者所執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為

生故兼用殷禮也北面位之畔也宗廟之敬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在尸與主人之後其輕可知也德行在君尸主人童子有司習於藝宗祝商祝習於事故上下先後之序如此○

石梁王氏曰德成而上註云德三德也漢儒訓解每以三德為德（疑乎）

周氏曰有司之所知童子之所能者禮樂之末而聖人之所獨得而與民同者也如其禮樂之本則豈非聖人而生非遺其藝也藝成而後則後於事者爾本末而先非廢其事也事成而後可以制作禮樂其舉精粗不廢得道之全體然後可以示天下○覆陵方氏曰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德則反本藝則務末故其成也以上下為異位行施於此而後事作於彼故其成也以先後為異序故君子於德必有據焉藝則游之而已於行必有脩焉事則節之而已夫上下有位先後有序則足以為法於天下矣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相去声）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壓之故惟巧者能之故不知倦如彼外之也如此內之也旅衆也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柷敔然後作也文謂鼓也武謂金鐃也樂之始奏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亂者卒章之節欲退之時擊金鐃而終故云復亂以武相即柷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故云治亂以相也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也於此而語樂是道古樂之正也知古樂而明脩身之道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方氏曰鼓聲為陽故謂之文鐃聲為陰故謂之武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延平周氏曰進正以廣者言其齊而有儀和其序始奏以文者本乎仁復亂以武者制以義相雅皆樂器名也以其節樂而能治其亂則有相之道是以謂之相以謂之雅古樂之節奏而不失於雅是以為古樂也○慶源輔氏曰進旅退旅四字形容始趨樂之節奏而不失於雅是則有倫道古則不悖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其所謂一張一弛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音儒優乃刀反侏知珠反)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進俯退俯謂俯僂曲折行列雜亂也姦聲以濫即
前章所謂滌濫之音謂姦邪之聲侵濫不正也溺
而不止即前章所謂狄成之音謂其聲沉淫之久
也及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如獼猴之狀間雜
於男子婦人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作樂
雖終無可言者況可與之言古道乎優與猱同延平
周氏曰進退皆俯非有儀也姦聲以濫非和正也溺而不止非所以為廣也及優侏儒子女不知父子非有序也樂終而語其所以為新樂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
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

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
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
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
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
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四時當謂不失其序也妖祥祥亦妖也晝昌亳有祥太當大化之均調也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是一句讀言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為三綱六紀之目也綱維綱大繩紀附綱小繩綱目則附於紀也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故

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礼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蓋本此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靜也德音名譽也俾當依詩作比子夏引詩以證德音之說○嚴氏曰王季雖無心於王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不可掩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君又尊於長學記言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

無有可悔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憾也言王季之德傳于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也

長樂陳氏曰天地以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民有德人之和也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疢禍亂不作而無然祥合是數者無適不當則三才之理豈得不謂之大當乎然後內外相維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時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為德音之樂邪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趨音促數音速　敖去聲傲也力交

溺音淫溺之音也濫者泛濫之義謂泛及非己之色也燕者晏安之意謂耽於娛樂而不反也趨數迫促而疾速也敖辟倨肆而偏邪也四者皆以志言淫溺較深煩驕較淺然皆以害德故不可用之

宋廟延平周氏曰德音則能善其志而溺音則能亂其志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詩周頌有瞽之篇因上文言溺音害德祭祀弗用故引之【長樂陳氏曰】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以禮雝雝乎其和而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淫色內不害德舉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況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耶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此也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德昔之正溺昔之邪皆易以感人故人君不可不謹其所好惡也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嚴陵方氏曰】言人君謹其所好惡則以戒文侯之好溺音故也君則指其人上則指其位

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鞉如鼓而小持柄搖之旁耳自擊控揭柷敔也壎六孔燒土為之篪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也六者皆質素之聲故云德音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鍾磬竽瑟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旄旄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此則宗廟之樂也酳說見前篇有事於宗廟則有獻酬酳酢之禮也宗廟朝廷無非禮樂之用所以貴賤之官序長幼之尊卑自今日而重之後世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作樂以稽諸度數者寓之器是故作革以為鞉鼓而鞉所以兆奏鼓者也作木以為控揭而揭所以止合樂者也作土為壎而始有所倡作竹為篪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控而揭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壎而篪應之中聲以發焉蓋弦歌詩頌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則鞉鼓控揭壎篪中聲之所宜乎聖人既作為六者之器以寓德音之樂抑又越之金石以為鍾磬宣之以絲以為竽瑟所以諧其聲舞武以干戚文以旄狄所以動其容則入音以克諧無相奪倫而神人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廟而幽足以交於神祇酬酳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鏗然有聲號令之象也之充滿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君子聽之而思武臣

橫古曠反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鼙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舊說磬讀為罄上聲謂其聲音罄罄然所以為辨別之意死生之際非明辨於義而剛介如石者不能決封疆之臣致守於彼此之限而能致死於患難之中故君子聞聲而知所思也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人之處心雖當放逸之時而忽聞哀怨之聲亦必為之惻然而收斂是哀能立廉也絲聲樓切有廉斷裁割之義人有廉隅則志不誘於欲士無敬不立琴瑟有節以也夫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舊說濫為聲聚之義故可以會可以衆畜聚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衆者非謂聚斂之臣也○劉氏曰竹聲泛濫泛則廣及於衆而衆必歸之故以

立會聚而君子聞竹聲則思容民畜衆之臣也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讙謂讙囂也其聲諠雜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前言武臣泛言之也此專指將帥而言蓋師以鼓進而進之權在主將也彼謂樂聲也合之勢合於心也○[應氏曰]八音舉其五而不言匏土木者匏聲短滯土聲重濁木聲樸質而無輕清悠颺之韻然木以擊鼓而匏亦在笙之中矣[延平周氏曰]鼙絲竹鼓鼙之聲既不同而所立者亦不同故君人者聽之亦各沿其類而思其臣也且畜聚之臣又安足思也哉夫君子不畜聚非不畜聚蓋君子畜聚而能散則異乎人之為畜聚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賓牟姓賈名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答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乃出戰今欲衆此

故今舞者久而後出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此亦孔子問而賈答也咏嘆長聲而嘆也淫液聲音之連延流液不絶之貌逮及也言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乎賈答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也【延平周氏曰】武王之伐紂豈得已哉順乎人應乎天而已矣順乎人應乎天猶且病其不得衆恐其不逮事則此所以終能及時事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也憲讀為軒輊之軒賈答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武舞有坐此答亦非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

之聞諸萇弘亦若五子之言是也

淫貪欲之意也武樂之中有貪商之聲則是武王貪欲紂之天下故取之也賈信非武樂之聲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聲則是何樂聲乎賈又信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所傳之真而謂武王實有心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有荒繆矣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孔子於是然其言而謂其信與萇弘相似也一說商聲為殺伐之聲淫謂商聲之長也若是武樂之音則是武王有嗜殺之心矣故云志荒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免席避席也備戒已久所謂遲也久立於綴是遲而又久也孔子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動此象武王

特有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也上章言復亂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慶源輔氏曰）賓牟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以武樂問之賈五答而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免席而請者蓋其溫良恭儉讓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故曰詩者非成邑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賈礼恭辞遜可與之言故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由是观之賈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說盡武樂之義與武王伐紂之事又見當時各盡其道此蓋孔子之所自得者若其得於萇弘者與賈之所言合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音拙）

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簫韶九成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至六成

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矣○陳氏曰樂正而德尊也（灵陵方氏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者復綴則以象功成而還歸焉也舉武事者既出於天子則成武功者可不歸諸天子乎歸功所以崇之也故曰以崇天子）

大振之而四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為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駟讀為四伐如泰誓四伐五伐之伐此象武王之兵所以盛威於中國也一說引君執干戚就舞位讀天子連下句但舊註以槩訓先則未可通耳四伐或象四方征伐武勝殷而滅國者五十則亦有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之事矣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也濟猶成也此於武王之事為早成也舞者久立於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反音反）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音計）

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反讀為及言牧野克殷師之後即至紂都也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也然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其曰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先後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行商容即書所謂式商容閭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一說謂罷其征役倍祿祿薄者倍增之也【延平周氏曰】必封先代之後如此者示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書曰釋箕子之囚蓋釋箕子而後使之為臣又曰式商容閭蓋式之而後復其位也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峙許靳反）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

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建上声 櫜音高）

鮮與櫜同以血塗之也凡兵器之載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也建讀為鍵鎖也櫜韜兵器之具兵器皆以鍵櫜閉藏之示不用也封將帥為諸侯賞其功也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櫜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音右）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說音悅）

散軍放散軍伍也郊射習射於郊學之中也左東學也在東郊東學之射歌貍首之詩以為節右西學在西郊西學之射則歌騶虞之詩以為節也貫穿也革甲鎧也軍中不習禮其射但主於穿札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止而不為矢裨冕見曾子問搢插也說劒鮮去其佩劒也（夏原鼐氏曰此武王所以偃兵之梗槩也貫革

之射虎賁之勇外強以息之說也示之以郊射禮服而彼自不能不息之說也民知孝則無犯上作亂之心諸侯知所以為臣知所以不敢用也所以尊天子畏上帝之誠此所以兵之所以然然後能不違也若為自敬天之理也知其所以也子之孝於親夫孰知孝獨不言所以然哉惟有以感發之而已○【金華應氏曰】射於郊養老於大學非有異學也大學即在郊之學而郊養老有騶虞之節雖有天子諸侯之異竊意因學而射也若分之而天子諸侯各新一分左右非分學而射也矢騶虞仁而不殺天子諸侯各新容徧覆之象貍首義而善博諸侯奔走赴功之象自故射各以其詩為節也

音嗣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酒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上声音泰

冕而總干謂首戴冕而手執干盾也餘說各見前篇孔子語賓牟賈武樂之詳其言止此【纘陵方氏曰】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者上下內外無所不通也唯其道四達故禮樂得以交通焉周之成功夫遲久矣故曰不亦宜乎○【金華應氏曰】帝者之德尊而其世已遠意其淪墜之已久故封之尤急王者之德降而其世猶近未至於把散而無所歸故封之為次商容閭窾于家武王固已親式其閭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而遽任以事也故使箕子達殷動而後復其位所以同達類之賢先行而訪之道尊賢也牛馬縱而逐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甲衅而息其神則氣之動者靜干戈倒而包以虎皮則昔為武而今為文將帥俾為諸侯則昔治軍而今治

民貫革之射則息之虎賁之劒則脫之所以潛消其暴戾鷙悍之習貍首騶虞以為節裨冕執笏以為容明堂朝覲耕籍養老所以開導其孝悌敦順之心凡此皆所以反前日之所為而一新天下之觀聽也其氣象甚雍容其節目甚詳密此豈一日之所能為宜乎武舞象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戒之久立之久固無急於冨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之化大武雖武舞也實止戈之武也故武之詩曰勝殷遏劉又必緩以待天下之武也實脩文之武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

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音慈

致謂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之子諒從朱子說讀為慈良樂之感化人心至於天而且神可以識窮本知變之妙矣○朱子曰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從来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矣〔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本和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為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恕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此言著誠去偽之心不苟少有間斷【朱子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並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則非心而何○【李氏曰】不和則不樂則詐不莊則慢不和不樂不莊不敬生者生于內者也鄙詐慢易入者入自外者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動於內則能治心矣動於外則能治躬矣極和極順則無斯須之不和不順矣所以感人動物其效如此德以煇言乃英華發外之驗理發諸外是動

容周旋之中禮君子極致禮樂之道其於治天下乎何有【金華邵氏曰】禮樂何以能感民如此哉蓋聖人與斯民均脩是禮樂於所性之中特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故一舉而措之天下則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易易而無難矣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馬氏曰】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樂動於內故其體主盈蓋樂由中出而為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蓋禮自外作而疑先王有以強世也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進為文樂主盈故反而抑之而以反為文故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一獻之禮而賓主百拜日莫人倦而齊莊正齊此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以示其和弦匏笙簧會守柷鼓以示其統治亂則以相訊疾則以雅作之以梲

止之以敬此皆反而抑之者也減而不進則幾於息矣故銷盈而不反則至於流矣故放先王知其易偏故禮則有報樂則有反禮有報者資於樂也樂有反者資於禮也○劉氏曰禮之儀動於外必謙卑退讓以自牧故主於減殺樂之德動於中必和順充積而後形故主於盈盛蓋樂由陽來故盈禮自陰作故減也然禮之體雖主於退讓而其用則貴乎行之以和故以進為文也樂之體雖主於充盛而其用則貴乎抑之以節故以反為文也禮若過於退讓而不進則威儀銷沮必有禮勝則離之失樂過於盛滿而不反則意氣放肆必有樂勝則流之弊故禮必有和以為減之報報者相濟之意也樂必有節以為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也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欣愛而樂矣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柔平中而安矣此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於無過無不及之中而合其事理之宜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慶源輔氏曰】外也樂主其盈盈則克盛於內也樂而不盈則無以形於外禮主其減減所以裁節於禮而不減則無以合於內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非禮也故曰禮有報來往不已是亦違之意音洛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

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音能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而敎反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

詠歌

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方氏曰]聲足樂者樂其道文足論者論其理也道所以制用而有節故雖樂而不至於流理所以明義而無窮故可論而不至於息曲者聲之柔若絲是也直者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雜若笙是也瘠者聲之純若磬是也廉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若徵是也奏者聲之作若合是也○[劉氏曰]人情有所樂而發於詠歌之不足而不知手舞足蹈則性情之變盡於此矣故人情不能無樂樂於中者不能不形於

外而為歌舞形於歌舞而不為文辭以道之於禮義則必流於荒亂矣先王知其然故制為雅頌之聲詩以道迪之使其聲音足以為娛樂而不至於流放使其文理足以為講明而不至於怠息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之心邪僻之氣得接於吾身焉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

【長樂陳氏曰】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為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也聲足樂而不流故安文足論而不息故久中正之雅不過是爾蓋廣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為雅頌以道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則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可以合和至親至嚴之倫附親其至疎至衆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劉氏曰作樂之道先審人聲之所形或風或雅或頌或喜或敬或愛各從一體以定其調度之和然後比之樂器之物以飾其節奏此一條言樂以和禮也

其善宗廟有君臣所主在和順閨門有父子所主在和敬鄉里有長幼所主在和親前章使親疎貴賤各形見於樂是也

張氏曰正樂流行故隨所在而各盡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焉進退得繁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音杭

天地之教命中和之統紀所以防範人心者在是曰莊曰正曰齊曰紀皆言禮之節樂

延平周氏曰樂能官天地而天地不得之則或戮乎息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而中和得之則各有條理故曰中和之紀雖大而命天地小而紀中和而其歸於樂則一而已所謂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

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儕音柴

皆得其儕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鳳氏以樂師喜而不為泆者以喜當其類也以軍旅鉄鉞飾怒而不以為暴者以怒當其類也喜而當其類則天下和之怒而當其類則暴亂者畏之先王治天下之道非一端可盡而其大要則在於禮樂故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

雅

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

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子贛孔子弟子端木賜也樂師名乙各有宜言取詩之興趣以理其情性使合於宜也有此德而宜此歌是正直己身而敷陳其德也故曰真己而陳德動己性天之流行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有四者之應○方氏曰肆寬大而舒緩也商音剛決故性之柔緩者宜歌之而變其柔為剛斷齊音柔緩故性剛決者宜歌之而終至於柔遜蓋各濟其所偏而融會之於平和之地也金華邵氏曰人之一身元天地四時星辰萬物之理莫不畢備今也五已而陳德於歌宜其或應或和或理或育有不期然而然者非歌能使之也德寓於歌聞其歌而感之也直己者無所掩覆致直而行之也○金華應氏曰師乙賤工而誦其所聞有非後世儒者所及蓋先王之澤未散人多習聞聲樂之理及夫子正樂而工師之職亦皆感發益深不但學者有所悟解而工師之職亦皆講肄而精通之故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而師乙之對聲歌亦可觀也其後樂益僭亂而繚于師摯之徒皆逃而去入于河海豈偶然哉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

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保猶安也訓安於勇安於義而不移也○疏曰宋是商後此商人謂宋人也【嚴陵方氏曰】明者不為物蔽之謂肆直慈愛而不蔽於慈愛之蔽在於無斷故也溫良能斷而不蔽於明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而不蔽在於無讓故也唯有勇乃能斷事唯有義乃能讓利歌五帝之遺聲則可以保其勇歌三代之遺聲則可以保其義故曰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蓋義勇人之所有非明乎歌之意則不足以保全之故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貢問樂

上如抗下如隊言歌聲之高者如抗舉其下者如隊墮也槀木枯木也倨微曲也句甚曲也端正也長言之所謂歌永言也○【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

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嚴陵方氏曰〕此先長言而後永歌者言先嗟嘆詩則先嗟嘆而後永歌而和之也故以詩為主而詩者樂之始故以唱為序此以樂為主而樂者詩之終故以和為序非有不同意各有所主也○〔金華邵氏曰〕歌之為義長以其言之謂也方其人有所悅乎中則言之言不足以盡其悅故長言之至於長言不足嗟嘆不足而手舞足蹈樂至於此蓋有非歌之所能盡者故終之曰子貢問樂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十九

雜記上第二十〔嚴陵方氏曰〕此篇雜以記喪為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恥觀蜡取盜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序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內篇而有雜篇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去聲）（而追反）

館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也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在家則升屋之東榮車向南則左在東也綏

讀爲綏旌旗之旌也去其旒而用之耳凡五等諸
侯之復人數視命數今穀上狹止容一人（山陰陸氏曰綏旒也以其旒復旒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

（裧又占反）

輤載柩之車上覆飾也輤象宮室舊說輤用染赤
色以漆而名裧者輤之四旁所垂下者緇布裳帷
者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爲裳帷以圍繞棺也素
錦以爲屋者用素錦爲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設
此飾乃行也（廬陵胡氏曰裳用緇則輤與裧皆赤也以玄纁對耳鄭謂輤如繢飾之繢取漆赤也竊案大夫以白布爲輤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柩車飾經惟此一文則知未大斂前車飾亦

至於廟門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

（輤千見反說音脫）

於廟門外

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毀墻謂不折去裳帷也所殯
在兩楹間脫輤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以象宮
之輤也故脫之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
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
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輴車入自

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輴音遄）

布輴以白布爲輴也輴讀爲輕音與船同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輕有輻者別用木以爲輻也無輻者合大木爲之也大夫初死及至家皆用輕車載之今至家而脫去輴則惟尸在輕車上耳故云載以輕車凡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則於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廬陵胡氏曰經爲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矣）（廬陵胡氏曰經亦如字大夫無

士輴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嚴陵方氏曰大夫以布爲輴則士卑故質畧如此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爲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爲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別也）

凡訃於其君曰某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音的）

君與夫人訃不以告憂而曰不祿告他國謙辭也敢

告於執事者凶事不敢直指君身也山陰陸氏曰諸侯同盟則訃不同盟蓋不訃也不言死不死其君也不言卒不卒其君也曲礼云壽者曰卒短折曰不祿君雖祿左傳曰君氏卒声子之意也夫人曰寡小君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

大夫訃於同國適音敵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音至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適者謂同國大夫位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也實讀爲至言爲訃而至此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士卑故其辭降於大夫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此言君喪則大夫居喪之次在公館之中終喪乃得還家若邑宰之士至小祥得還其所治之邑其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爲之故云倚廬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擊爲之不塗壁○劉氏曰鄭云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士亦居廬蓋斬衰之喪居廬既練居堊室朝士大夫皆斬衰未練時皆當居廬也【山陰陸氏曰】此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即言大夫次於公館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蓋士練而歸猶居堊室廬非人處之者也以言待盡於此也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石梁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

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大夫適子雖未爲士亦得服大夫之服則爲士而

服大夫服可知矣今此所信士是大夫之庶子爲士者也庶子卑故不敢服尊者之服所以止如士服也孟子言齊疏之服自天子達而此經之文若此蓋大夫喪禮亡不得聞其說之詳矣嚴陵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死者貴則其服從生生者嫌若臨之故也生者賤士之故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大夫庶子若爲大夫可以大夫之喪服喪其親然其行位之處則與適子之未爲大夫者相齒列○

疏曰此庶子雖爲大夫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下使適子爲主也嚴陵方氏曰大夫之適子雖爲士服大夫之服而不嫌於重者適故也至於庶子身爲大夫雖服大夫之服以喪其親然其位猶與未爲大夫者齒蓋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故也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石梁王氏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

喪屨緇布冠不緌占者皮弁緌而追反

卜宅卜葬地也有司治卜事之人也麻衣白布深衣也布衰者以二十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就綴於深衣前當胷之上布帶以布爲帶也因喪屨因喪服之繩屨也緌與綏同古者緇布冠無綏後代加緌故此明言之也有司爲卜故用半吉半凶之服占者卜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彌吉也皮弁者於天子則爲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則爲視朝之服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筮史筮人也練冠縞冠也長衣與深衣制同而以素爲純緣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也朝服卑於皮弁服以筮輕於卜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薦進也駕車之馬每車二十匹按既夕禮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明日設遣奠時又薦馬此言既薦馬謂遣奠時也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包奠者取遣奠牲之下體包裹而置於遣車以送死者焉

至在包奠之前而云出乃包奠者明包奠爲出之節也讀書者既夕云書賵於方方版也謂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版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西面而讀之此明大夫之禮與士同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大宗人小宗人即大宗伯小宗伯也相佐助禮儀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金華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尤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尤其役其廣狹不可矣君則幽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有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只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復諸侯以襲衣冕服爵弁服

復觧見前襲衣者始命爲諸侯之衣及朝覲時天子所加賜之衣也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諸侯之復也兼用襲衣及冕服爵弁之服也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稅音彖 揄音摇

此言夫人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稅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揺同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揺狄狄當爲翟雉名也此服蓋畫揺翟之形以爲文章因名也狄稅素沙言自揺翟至稅衣皆用素沙爲裏即今之白絹也○按內司服六服者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也○儀禮註云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褘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褘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

內子以鞠衣褻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內子卿之適妻也其服用鞠衣此衣蓋始命爲內子時所褻賜者故云鞠衣褻衣也亦以素沙爲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襢周禮作展其餘如士者謂士妻之復用褖衣內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亦兼用褖衣也復西上者復之人數多寡各如其命數若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以下三命則用二人北面則西在左左爲陽冀其復生故尚左也尊者立於左嚴陵方氏曰復北面求諸幽故西爲上西北皆陰故也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揄音搖絞音交屬音燭

此言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繒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附讀爲祔祖爲士孫爲大夫而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爲士者故曰大夫祔於士若祖爲大夫孫爲士而死不可祔祭於祖之爲大夫者惟得祔祭於大夫之兄弟爲士者故曰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若祖之兄弟無爲士者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之爲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附於高祖昆弟之爲士者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應合祔於祖今祖尚存無可祔亦是祔於高祖也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與此義同金華應氏曰重世寧自屈而祔於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僭而祔於大夫重昏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間升重承家之陽類故男祔則配而女祔則不配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夫所祔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亦謂間一代而祔高祖之妃也妾亦然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男子死而祔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并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

故云祔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

公子附於公子

疏曰若公子之祖爲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也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待猶君者謂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山陰陸氏曰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君也春秋召陵之會陳子亞衛侯待猶陳侯也若溫之會陳侯既葬陳子序在鄭伯之

下呂子之上視君下一等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大功之服爲殤者凡九條其長殤皆九月中殤皆七月皆降服也又有降服者六條正服者五條正服不降者二條皆九月詳見儀禮此章言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云有三年之練冠也當此時忽遭大功之喪若是降服則其衰七升與降服齊衰葬後之服同故以此大功之麻絰易去練服之葛絰也惟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屨可改易而三年之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耳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以麻易之者此以義起禮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句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祝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爲殤則祭於室之奧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今按已是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同曾祖其死

者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祖廟故曾祖之適孫爲之立壇而祔之若已是祖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殤得祔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殤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祔謂小功及緦麻之殤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某甫者爲之立字而稱之蓋尊而神之則不可以名呼之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大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

兄弟異居而訃至唯以哭對其來訃之人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帶絰之麻始皆散垂謂大功以上之兄弟至二十日而後絞之也小功以下不散垂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若聞訃未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既近聞死即來此時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絰小功以下謂之疏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竟其散麻帶絰之日數而後成服者也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女君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室者雖嘗攝女君猶降於正適故殯與祭不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山陰陸氏曰〕言主妾之喪則自祔則妾之喪其君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可矣今曰至於練祥則又必著虞卒哭其子主之固也

君不撫僕妾

死而君不撫其尸者畧於賤也〔嚴陵方氏曰〕上言以明嫡也此言不撫僕妾賤祭不於正室所〔臨川吳氏曰〕君撫大夫及內命婦大夫君無室老及姪娣住於家曰僕僕賤於室老者妾賤於姪娣者故恩不及之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則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之禮也妾攝女君則不服必攝位稍尊也〔嚴陵方氏曰〕女君死則妾仁也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者親親之義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奔喪禮云齊衰聖鄉而哭大功聖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也凡喪服降服重於正服

適（如字）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可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小功緦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爲之畢虞祔之祭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疏曰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

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往弔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絰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弁絰但身不錫衰耳不錫衰則皮弁服也

大戴禮記大全　曾子大孝　曾子立事　曾子本孝　曾子制言上　曾子制言下　曾子立事　曾子天圓　曾子疾病　曾子大孝　曾子事父母　曾子事父母　曾子事父母

用制幣也嚴陵方氏曰父母在則爲妻不杖不稽顙爲尊者厭不敢盡禮於私喪也母在父沒則爲妻亦不稽顙則容杖矣然於拜贈之時亦稽顙焉凡以別於父在之時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也已本是國君之臣今去國君而往爲他國大夫之臣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已不反服以往於卑臣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之臣今去而仕爲諸侯之臣是自卑適尊若反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矣故亦不反服若新君與舊君等乃爲舊君服也嚴陵方氏曰或違尊而之卑或違卑而之尊皆不敢反服於舊君者

以尊卑異體故也○清江劉氏曰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而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春秋傳所謂未臣焉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音炤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

右縫小功以下左

喪冠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爲冠之武而垂下爲纓故云喪冠條屬屬猶著也言著於冠也是纓與武共此一繩若士冠則纓與武各一物玉藻云縞冠玄武之類是也吉凶之制不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其條屬亦然吉冠則櫛

縫向左左爲陽吉也凶冠則襦縫向右右爲陰凶也小功緦麻之服輕故襦縫向左而同於吉

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

音早

緦服之縷其麤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同而縷數則半之治其縷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此布也但爲纓之布則加以灰澡治之耳故曰緦冠繰纓繰讀爲澡大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絞也

上声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句錫也

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去其半則七升半布也用爲緦服緦云者以其縷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澡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吊服之錫衰也錫者滑易之貌緦服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縷終幅緦之縷細與朝服同但其布終幅止六百縷而疎故儀禮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襃衣不以襚

後路貳車也貳車在後故曰後路冕服上冕之後次冕也上公以鷩冕爲次侯伯以毳冕爲次子男

以絺冕爲次先路正路也褒衣說見前章相襚不可用已之正服者以彼不用之以爲正也嚴陵方氏曰後路貳車也先路正車也褒衣即前言復諸侯以褒衣是矣○臨川吳氏曰冕服以遂後路以賵但言相襚者包賵在其中也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遣車說見檀弓視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箇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箇則七乘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則五乘天子之上士三命少牢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無遣車遣車之上以麤布爲輤輤蓋也四面有物以鄣蔽之章與鄣同四隅桙之四角也粻米糧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有子以載粻爲非禮牲體則脯醢之義也賈氏曰士無遣車則所包者不載于車直只用脯醢而已者蓋以死者不食糧也故遣奠亦常時脯醢之義同皆是用肉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筭等

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爲吉祭故祝辭稱孝子或孝孫自虞以前爲凶祭故稱哀端正也端衰喪服上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喪

衣亦如之而綴六寸之衰於胷前故曰端衰也喪車孝子所乘惡車也此二者皆無貴賤之差等

方氏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亡而止於三年孝則爲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子之於喪止稱哀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綏委武玄縞而后綏

太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此二冠無飾故皆不綏然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諸侯之冠則此不綏者謂大夫士也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玄冠也縞縞冠

也玄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綏故云委武玄縞而后綏也馬氏曰冠以莊其首綏以致其飾冠而不綏者始於上古尚質而不文也文勝質也文公爲狄所賊齊桓公救而封之則以亡國之君爲居喪之服故以緇布此皆不綏者也至於玄冠或以朱組纓或以素紕此皆以綏者也然而大白不綏矣則緇之其綏也緇布不綏矣而玉藻曰太古冠布齊則緇布冠繢諸侯之冠也若是則有時而致飾可以綏乎雜記所言特喪冠爾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迎去聲

冕絺冕也祭於公助君之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己自祭其廟也冠玄冠也助祭爲尊自祭爲卑故冠服有異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己者此大夫指孤而言也記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爲可以弁而祭於己然親迎之弁暫焉攝用耳祭有常禮不可紊也〔陰陸氏曰〕此言大夫若冕而祭於公則弁而祭於己士若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若下大夫一命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下士不命冠而祭於公則端而祭於己亦可知

暢（音鬯）臼以椈（音菊）杵以梧枇（音毘）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刋其柄與桑

暢鬱鬯也椈柏也棲鬱鬯者以柏木爲臼梧木爲杵柏香芳而梧潔白故用之牲體在鑊用枇升之以入鼎又以枇自鼎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則以畢助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爲之喪祭則用桑木畢之柄與桑木加刋削枇亦必然也

率（音律）帶諸侯大夫五采士二采

率與繂同死者蓋衣畢而加此帶謂之繂者但襲帛邊而尉殺之不用箴線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緇帶此二采天子之士也〔山陰陸氏曰〕言大夫以上襲尸其帶皆以五采繂率之即非襲尸無繂率也據士練帶率下辟

實

醴者稻醴甕也甒筲衡見間而后折入

甒音武筲思交反衡音杭見音諫間平声

此言葬時所藏之物稻醴以稻米爲醴也甕甒皆瓦器甕盛醯醢甒盛醴酒筲竹器以盛黍稷衡讀爲桁以木爲之所以度舉甕甒之屬也見棺衣也言此甕甒筲衡實於鬼之外椁之內而后折入者折形如床而無足木爲之直者三橫者五窆事畢而後加之壙上以承抗席也

重既虞而埋之

平声

重說見檀弓虞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東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治婦人喪事皆以夫爵位尊卑爲等降無異禮也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辯音徧

禮當大斂小斂及啓櫬之時君來弔則輟事而出拜之若它賓客至則不輟事待事畢乃即堂下之位而徧拜之故特舉此三節言之若士於大夫當事而大夫至則亦出拜之也

金華應氏曰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韜於棺啓殯以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痛莫此爲甚亦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朝夕之間孝子欲見殯故哭則家衆其帷哭畢仍垂下之無柩謂葬後也神主祔廟之後還在室無事於堂故不復施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此謂君來弔臣之喪而柩已朝廟畢載在柩車君既弔位在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祖廟門之西偏也自內出則右在西孝子既拜君從位而立故於門內西偏北面而哭踊爲禮也踊畢先出門以待拜送不敢必君之久留也君命之反還喪所即設奠以告死者使知君之來弔也一說此謂在廟載柩車之時奠謂反設祖奠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也襲以衣斂尸也繭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爲之著也稅衣黑色纁絳色帛袡裳下緣也繭衣裳故用褖衣爲表合爲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第二稱也賀氏

云衣裳並用素爲之皮弁一第三稱也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爵弁一第四稱也其服玄衣而纁裳玄冕一第五稱也其服亦玄衣纁裳衣無文而裳刺黼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纁衽而言曾子非之以其不合於禮也山陰陸氏曰據此男子裏衣皆連衣裳故男子之內也公襲九稱爵弁三大夫五稱爵弁一皮弁二歛凡襲親身之服不與其餘爲序故子羔襲稅衣其素端以下自爲序素端亞皮弁亞爵弁亞玄冕公襲袞衣其玄端以下自爲序玄端亞朝服朝服亞素積素積亞爵弁亞玄冕亞袞衣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使去声

說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閤士三踊婦人皆居閤

國君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歛凡七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之朝三也又明日之朝四也其日既小歛五也小歛明日之朝六也明日大歛時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之朝二也明日之朝及小歛四也小歛

之明日大斂五也士二日而殯凡三次踊者始死一也小斂時二也大斂時三也凡踊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乃踊婦人踊畢賓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中間故云居間也然記者固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十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也又所謂無數者不以每踊三跳九跳爲三十踊之限也嚴陵方山曰爲貴者踊則多爲賤者踊則少此輕重之別也

龔音袞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卑者以卑服親身如子羔之龔是也公貴者故上服親身褒衣最外尊顯之也褒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天子以爲燕服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朝服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視朝之服也纁裳冕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十通也以其爲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十通之重本也玄冕見上章褒衣者君所加賜之衣最在上榮君賜也諸侯龔尸用小帶以爲結束此帶則素爲之而飾以朱綠

之采也申重也已用革帶又重加大帶象生時所服大帶也此帶即上章所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十采者是也（嚴陵方氏曰）言公襲之如此則大夫而下固有降殺矣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疏曰環絰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君臨臣喪而視其大斂商祝習知殷禮者專主斂事主人雖先已鋪席布絞紟等物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為斂事蓋榮君之至而舉其禮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贈以物送別死者於椁中也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一丈八尺為制今魯人雖用玄與纁而短狹如此則非禮矣故記者譏之幅之度二尺二寸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

其使其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也西上者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之下也相者受命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爲而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石梁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缺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奠蒲席

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此言列國致含之禮含王之形制如璧舊註云分寸大小未聞坐委跪而致之也未葬之前設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承之鄰國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降出反位謂含者委璧訖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上文弔者爲正使此含者乃其介耳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而取之也以東藏於內也疏云宰謂上卿夫字衍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

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要平声

此言列國致禄之禮衣服曰禄委于殯東即委璧之席上也左執領則領向南此禄者既致冕服訖復降而出取爵弁服以進至門之内霤而將命子拜如初者如受冕服之禮也受訖禄者又出取皮弁服及朝服及玄端服每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但受之之所不同耳致五服皆畢禄者乃降出反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其舉之也亦如禄者之西面焉嚴陵方氏曰即前所言諸侯析禄以後略與冕服者蓋是禮也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上去声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黄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此言列國致賵之禮車馬曰賵乘黄四黄馬也大路車也北輈車之輈轅北向也客使上介所役使之人也為客所使故曰客使自率也下謂駕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車北轅畢賵者執圭升堂致

命而客之從者率焉設在車之西也車亦此從者設之子拜之後賵客即跪而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舉之以東而藏於內也又按覲禮車在西統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為上者為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賵禮車馬為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也○陸氏曰孤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嚴陵方氏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具王曰含錢財曰賻此言賵礼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

坐取之降自西階

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含襚賵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于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

山陰陸氏曰此弔儀也始云寡君使某弔已而曰寡君使某含寡君使某襚寡君使某賵又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則弔臨含襚賵皆相將贈賻也故曰玩好曰贈貨財曰賻

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賦云云宰舉以東之下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
臨如字
一介老某相執紼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去聲
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
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
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
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
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
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
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
去聲
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
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
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賓客拾踊三
拾其劫反
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上客即前章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正使也弔含襚賵皆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然蓋私禮爾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此客入門之右是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後降而請於客使之復門左之賓位也宗人以客答之辭入告於君而反命于客如是者三客乃自稱使臣而從其命於是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拜之主客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而拜之謝其勞辱也（山陰陸氏曰）聽應親至故其辭如此據寡君使某弔使某含使某襚使某賵不云不得承事其遣上客亦以此賵稱上介亞於此欽若陳乘黃大路於中庭蓋亦重禮也言執紼容多客臨有葬而至者也含不及歛不及事矣襚不及斂雖然酋愈乎否賵不及事矣賵不及葬雖然酋愈乎否賓升受命于君變于稱君容外客臨有不及事既葬與踰年而後至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其曰孤不名亦以此曲禮曰孤降自阼階則子踰年可知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曰居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言卿大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山陰陸氏曰）言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設若弔靈公弔季康子而象子有君之喪應辭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

絞音交紟其鴆反

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欲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音憑

此是喪大記君大斂章文重出在此說見本章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終夜燎謂遷柩之夜須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引也專道柩行於路人皆避之也

禮記大全十九卷終